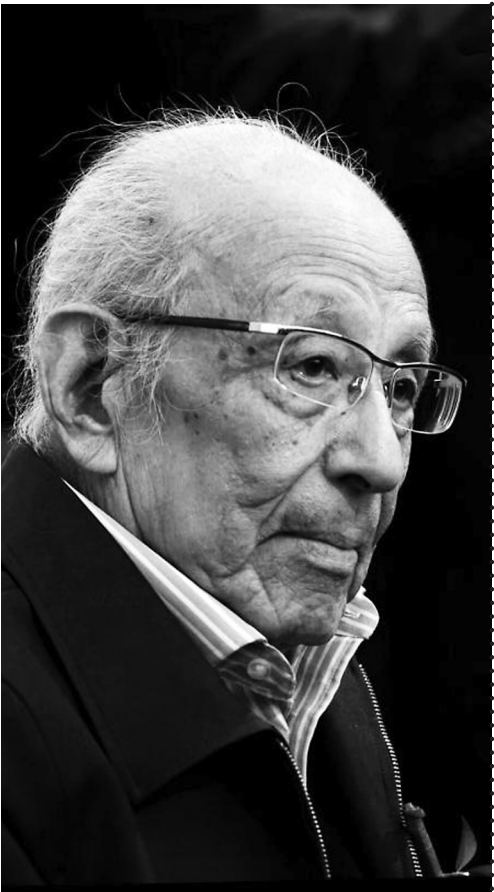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式熊先生

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、甬籍著名书法篆刻家高式熊先生，于昨日凌晨4时50分在上海安详逝世，享年98岁。

高式熊，1921年生，宁波鄞县人。其父高振霄是晚清翰林太史、新中国上海市第一批文史研究馆馆员、著名书法家。高式熊幼承家学，书法得父亲亲授，20岁时获海上名家赵叔孺、王福庵、张鲁庵指导，书法端雅大方；后又喜摹印作，对历代印谱、印人流派极有研究。其书法楷、行、篆、隶兼擅，清逸洒脱，尤以小篆最为精妙，与篆刻并称双美。有《西泠印社同人印传》《高式熊印稿》等专著传世。

2018年，高式熊被中国文联授予“终身成就艺术家”荣誉称号，当时对他的评语是：“97岁的老人，阅尽沧桑，见证了现、当代书法篆刻发展之历程。其书风印风，以赵叔孺、王福庵为根基，出规入矩，典雅高迈；一笔一划，一刀一刻，由技入道，以‘无我’姿态达‘有我’之境界。几十年来，他潜心书艺，心境超然，远离尘嚣，人书俱老。在当代书坛，其为人治艺，德艺兼修，为年轻一代书家树立了典范。”

据悉，高式熊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月29日15点30分在龙华殡仪馆举行，按照高老的遗愿，一切仪式从简。

甬籍书法篆刻家 高式熊先生昨仙逝

享年98岁 他是宁波书法的引路人

■ 自称“年轻的‘90后’”

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，高式熊经历过不同时代的种种遭际，但是他的豁达、大气和乐观，始终感染着接触过他的每个人。

直到九十多岁，高式熊依然眼不花、耳不聋、手不抖，反应速度快，时常幽默且极具童心地称自己为“年轻的‘90后’”。

吴昌硕的曾孙、现任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越和高老是世交，就在今年元旦前夕，吴越拿着刚出版的《海上书法名家作品展》画册去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看望高老，画册封面上的字“民相亲，心相通”正是高老题写的。吴越感慨地告诉记者：“去年年中高老就住进医院了，但是看到画册，他非常高兴，笑着说祝贺祝贺，展览终于开了！虽然吸着氧，他的笑声依然很爽朗。你看他的字，这是他去年写的，气势恢宏，一点都不像一个病中老人写的字。”

■ 德艺兼修的典范

高式熊幼承家学，书法得其父高振霄和沪上众多名家悉心指点。1947年，27岁的高式熊加入西泠印社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社员之一。

几十年来，高式熊潜心书艺，书印双绝。他淡泊名利，但又不避世而居，在他心中，书法是博大精深的艺术，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。

高老为人慷慨豁达，他特别愿意把自己对书法、篆刻艺术的感悟分享给大家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人求教，他都会倾囊相授。对于有困难的学生，他甚至会资助学费。这些在高老看来，都是自然而然的事，因为在他的成才道路上，诸多老师就是这样指引他的。

1941年，高式熊在张鲁庵家看到三大屋的印谱和名家印章时，惊讶得瞪大了眼睛。张鲁庵看他喜欢，就对他说，你不用去外面买，也买不起，你好好看，好好琢磨。几天后，张鲁庵带着一个包来到高家，里面装有十多本珍贵的印谱。随后的一年里，高式熊一有空就往

其实，高式熊在85岁左右就被查出患前列腺癌，医生判定他“癌症晚期，准备后事”，但是他的心态非常好，依然每天乐呵呵地看书写字讲笑话。

高式熊喜欢摄影，热衷于追求美和记录美。吴越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：“2018年春，高老打来电话说，吴昌硕纪念馆的樱花开了告诉他一下，他要来拍照。4月的一天，我看樱花开得正好，赶紧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半个小时就赶到了我这儿，那可是第一时间啊！那份急迫和激动真像个孩子一样。”

高式熊因为长得似俄罗斯人，故而得了个“伊万诺夫”的绰号。10年前，在天一阁的一次活动中，记者采访过高老，当时我问他：“很多人说您长得像毕加索，您通常怎么反应？”高老哈哈笑着答道：“很好！一次我去日本，他们说我是毕加索的兄弟，还让我和毕加索的画像一起合影呢！”

张家跑，把张鲁庵收藏的400多本印谱看了个遍。两人为此还成了忘年交。

张鲁庵生前曾嘱托高式熊，想办法将他一生的心血“鲁庵印泥”传承下去。高式熊牢记承诺，多年来一直为此奔波呼吁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2008年6月，上海鲁庵印泥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2012年6月，高式熊以鲁庵印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，向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捐赠了“鲁庵印泥第49号秘方”。

高式熊是上海吴昌硕研究会的顾问，吴越说：“高老特别用心，不仅指导我们的工作，数次到我们这里办展览，而且活到老学到老，尤其95岁以后，他甚至有点快马加鞭追赶时间的感觉。如此深厚功力的他到晚年还在坚持临摹，因为喜欢吴昌硕的书艺，他不仅复刻了50枚吴昌硕的篆刻作品，还摹写了100副吴昌硕的对联。”

可以说，在当代书坛，高式熊为人治艺，艺德兼修，为年轻一代书家树立了典范。

■ 宁波书法的引路人

高式熊对家乡感情深厚，近年来分别把父亲高振霄生前用过的端砚、笔洗等文房用品，以及书画作品、收藏作品捐赠给天一阁、宁波帮博物馆。他还先后篆刻《茶经》印谱、《宁波茶文化邮册》、《宁波名胜古迹》印谱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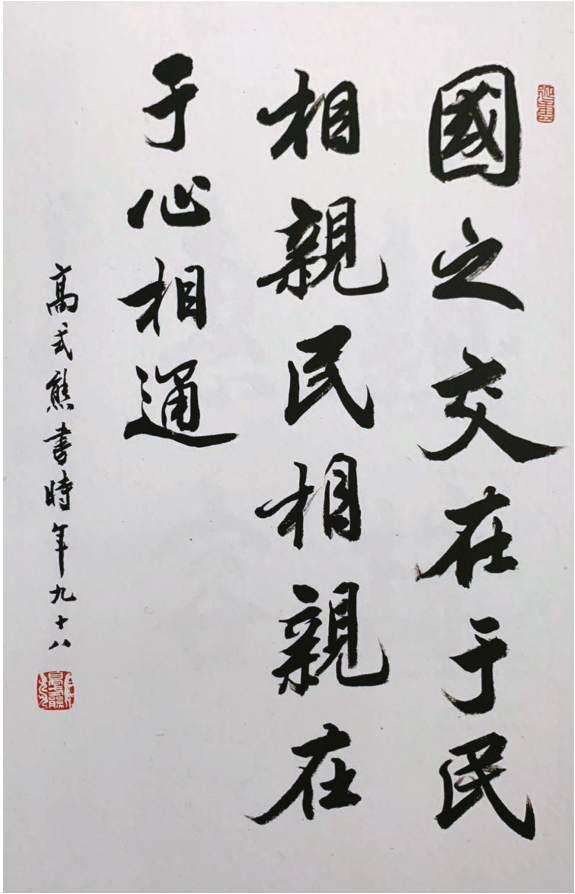
每逢有来甬参加学术、展览活动的机会，高式熊总不忘对家乡的学子作些辅导和扶持。有一次，天一阁从拍卖行购买到高振霄的三十本日记后，派了两位研究员登门向高式熊请教。高老花了整整一个星期，陪他们一起通读完三十本日记，对其中记载的事件、人物一一进行解读。

如今宁波篆刻已是浙江的高地，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，这和像高式熊这样的前辈的影响密不可分。我市书法家、西泠印社社员张奕辰向记者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高老时的印象：“1989年9月，高老和邵洛羊、周慧珺一起来到钱业会馆参加展览。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，我们几个年轻人带上自己的篆刻作品冒昧前去讨教。没想到，这位大家一点架子都没有，非常热情诚恳，不厌其烦地指点我们。”

高式熊还当场答应家乡的年轻人，到时专程来甬授课。没过多久，70高龄的他就信守诺言来到宁波，开设了为期一周的讲学活动。由于报名者水平和风格各异，所以在基本的授课之外，高老又利用中午和晚上一对一进行指点。学习结束了，高老还给每个人写了一幅字。

张奕辰告诉记者：“高老是个有趣的人，他在人前会夸学生好，但是私下还是很严厉的。我去上海看望他，如果没有带‘作业’而是带水果海鲜礼品给他，他会责怪：你怎么空手来啊？他最高兴的是看到晚辈在书法篆刻方面的长进。”

记者 陈晓旻



高式熊先生生前最后的作品之一